

历史地理



第三十一辑

中国地理学
会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
编辑委员会·编

历史地理

第三十一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管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第31辑/《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973-3

I. ①历… II. ①历…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5094 号

封面题字 顾廷龙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历史地理(第三十一辑)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 字数 536,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973-3/K·2348

定价 60.00 元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陈桥驿					
主 编	周振鹤	辛德勇				
副 主 编	葛剑雄	李孝聪	唐晓峰	满志敏	侯甬坚	
常务编委	朱 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忠	王尚义	王社教	冯季昌		
	华林甫	陈 伟	李并成	吴宏岐	吴松弟	胡阿祥
	徐少华	郭声波	曹树基	曹小曙	龚胜生	韩光辉
	韩茂莉	靳润成	蓝 勇	阙维民		



沉痛悼念 陈桥驿先生

本刊顾问、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1日逝世,享年93岁。

陈桥驿,1923年12月10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受聘于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后为杭州大学)地理系(1998年9月起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1994年批准为终身教授。他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1985—1996年),大力推动学术活动正常开展,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走向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陈桥驿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出版各类著作70余部,论文数百篇。他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城市研究与古都学、地方志和地名学、特别是吴越史地研究等方面,都取得卓著成就。最受世人瞩目的是他的“郦学”研究成果。他

系统整理了《水经注》中的各类地理学资料;进而厘清诸多郦学史上的疑案;并对郦道元其人、其书以及在文化史、地理学史上的重大意义等做了精辟的阐释,提出了“地理大交流”的观点。他整理、出版了多种《水经注》的点校、注释的新版本,成为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水经注》研究学者,并将郦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陈桥驿先生毕生矢志不渝,致力学问,终成一代大家。他的不幸逝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深切怀念陈桥驿先生!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2015年3月

目 录

《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	李晓杰 杨长玉 王宇海 屈卡乐(1)
《水经注》佚文甄辨·····	夏 婧(60)
《水经注》卷31《沮水篇》的“随县故城”问题探究·····	肖 洋(72)

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	刘炳涛(78)
野生中国大鲵地理分布变迁及讨论·····	文榕生(86)

西南潘州考

——兼论历史时期边疆政区的时效性与设置路径·····	安介生(99)
隋唐两代北部防务的变化及其背景·····	李宗俊(123)
宋代舆地图中对边界的表示及其含义·····	钱 云(133)
清代土默特旗与达拉特旗的“滩地旗界”纠纷始末·····	穆 俊(148)
从游牧边界到行政边界	
——清代以来蒙陕边界变迁的过程及背景分析·····	郝文军(165)

周孝王所封非子之“秦”邑地望析异·····	徐少华(175)
孝景三年二十四郡考·····	程钟书(181)
十六国时期的准政区考论·····	魏俊杰(191)
六朝隋唐时期的扬州城与坊市·····	余国江(201)
明玉珍大夏国疆域研究·····	侯文权(212)
清代“统部”考·····	赖 锐(224)

潮神崇拜与钱塘江沿岸低地开发

——以张夏神为中心·····	朱海滨(231)
----------------	----------

开埠初期上海英租界城市景观研究

——以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为中心·····	罗 婧(248)
清末以来城墙拆除的阶段、动因与地区差异·····	刘雅媛(264)

Content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ain Extant Versions of <i>Notes on the Book of Rivers</i>	Li Xiaojie, Yang Changyu, Wang Yuhai, Qu Kale(1)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Lost Texts from <i>Notes on the Book of Rivers</i>	Xia Jing(60)
The Ancient Town of Sui County in the Chapter of the Yun River in the 31th Volume of the <i>Notes on the Book of Rivers</i>	Xiao Yang(72)
Th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orthern Boundary of Citrus Planting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Bingtao(78)
The Change of Distribution of the Wild <i>Chinese Giant Salamander</i>	Wen Rongsheng(86)
A Textual Study of Pan Prefecture in Southwest China: Including a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Their Timeline of Effectiveness	An Jiesheng(99)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hange of the Northern Defense System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Li Zongjun(123)
The Boundaries Drawn on the Map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ir Implication	Qian Yun(133)
A Whole Story of Disputes over the Borderline between Tumed Banner and Dalad Banner on the Flood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Mu Jun(148)
Form the Nomadic Border to the Administrative Border: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Border Change between Mongolia and Shaanxi Province since the Qing Dynasty	Hao Wenjun(165)
The Location of the Qin Fief Bestowed upon Fei Zi by Xiao Emperor of the Zhou Dynasty	Xu Shaohua(175)
The Research on the Twenty-four Prefectures in the Third Year of Emperor Jing in the Han Dynasty	Cheng Zhongshu(181)
The Quasi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the Period of Sixteen Kingdoms	Wei Junjie(191)
The Yangzhou City and Its Marketing Places from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 doms to the Tang Dynasty	Yu Guojiang(201)
A Study of the Territory of Ming Yuzheng's Daxia State	Hou Wenquan(212)

- A Textual Study of Tongbu in the Qing Dynasty Lai Rui(224)
- The Worship of the Tide G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land Areas along the
Bank of the Qiantang River Zhu Haibing(231)
- The Urban Landscape of Shanghai Concessions in the Early Open-up Period Based on
Analysis of *Map of Shanghai Concession North of the Yangjing Creek* in the
1855 Luo Jing(248)
-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Demolishing City Wall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u Yayuan(264)
- Several Examples of Applying *Quan song wen* to Collate *Songcao fangzhi kao*
..... Luo Qin(282)
- Inquiring Xingjiang Chapter in *General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Lu Jingkang(287)
- Four Points for the Collation of *Guang zhi yi* Guo Tao, Wang Hanmei(294)
- Land Demar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Map of the Whole Borderline be-
tween China and France within Guangxi Province* Zhou Changshan(298)
- Some Compilation Notes on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 Past Years of Taking Parting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Deng Ruiling(304)
- Field Work
- Present Location of Huining Pass in the Tang Dynasty Shi Zhilin, Shen Weixian(313)
- The Defense System of the Capital of the Western Xia State
..... Zhang Duoyong, Zhang Zhiyang(329)
- Discussion
- The Location of Quan Town and Nakou Town Liu Pu(349)
- Academic Trends
- The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in Taihu Lake Basin i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Chen Jianmei(352)
- The Sixth Summer Schoo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Has been Held at Fudan
University..... Lu Weidong, Wang Xingang(368)

《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

李晓杰 杨长玉 王宇海 屈卡乐

《水经注》作为一部历史地理学名著,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因其历时久远,自成书至今凡千余年,其间历经传抄、刊刻,因而造成版本不一。据粗略统计,现存的《水经注》版本约有四十余种^①。

由于版本研究是从事《水经注》具体研究最根本的基础,因此花气力尽量搜集相关版本、比较各版本异同、判断各版本优劣,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郾学研究工作。对《水经注》版本考订的研究,早在全祖望、赵一清时已见端倪。^②王国维虽未专门从事版本研究,但他在实际校勘的基础上,对《水经注》相关版本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判断^③。丁山的《郾学考序目》是第一篇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水经注》版本研究之作,^④然其所论诸本,实多未亲见,相关信息仅从清以后诸校本序跋中得之,故于古本部分所论颇不足据。自1943年始^⑤,胡适倾十数年之力,进行《水经注》版本研究,搜集相关版本四十余种,^⑥撰成相关手

本所王振忠教授托其友人为我们提供了台湾师范大学所藏清钞本《水经注》(因该清钞本从陈仁锡《奇赏斋古文汇编》中抄出,由此我们发现了今人以为业已亡佚的陈本)的电子版;上海交通大学的江伟涛博士代为我们复制了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何焯校本的相关部分;本所资料室孟刚先生在帮我们识读部分藏书印章的同时,还与南京图书馆的祁刚先生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版本信息,在此谨对上述师友一并致以深深谢意。

- ① 仅《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26—3912页)所载,现存各种《水经注》版本就不下五十种。除去其中非专门涉及《水经注》版本的部分(如清卢文弨《水经序补逸》一卷、清王仁俊辑《水经注佚文》一卷,等等)外,尚有四十余种。
- ② 全祖望在五校《水经注》卒业后,于《五校》本前臚列诸本《水经注》二十七种,并对部分刊本、校本作简要说明或评价(参见《谢山五校水经本》卷首,收入《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又,赵一清《水经注释》(清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本)卷首“参校诸本”所列凡二十九种,诸本下并加按语述其刊校者名氏、籍贯及该书特征。
- ③ 参见王国维校《水经注》诸篇题记及其所著“水经注跋”。出处详2.3.7。
- 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三分,1932年,第353—374页。
- ⑤ 1943年11月5日王重民致函胡适,信后有胡适1950年3月14日所作批注:“重民此信与此文作于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后来我费了五六年功夫来重审此案,都是重民此文惹出来的!”胡适纪念馆影印件,收入《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 ⑥ 1948年,胡适准备展览的各种《水经注》相关书目就已达四十种。参见《〈水经注〉版本展览目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后收入《胡适文集》卷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4—669页。据胡适自列的所见《水经注》相关书目,总数在六十种以上,参见《水经注本子简目》,《胡适全集》卷17,第495页。

* 本文为李晓杰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小组的集体成果。除本文署名者外,杨萧杨、韩虎泰也参加了《水经注·渭水篇》的校勘工作,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观点。黄学超也对本文一些论点的形成,有所贡献。又,本文是在周振鹤先生的建议下撰写的,并自始至终得到他的关心与支持。论文初稿完成后,又经他悉心审阅,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另外,在我们搜集《水经注》版本的过程中,承蒙诸多友人鼎力襄助:日本和歌山大学教授瀧野邦雄先生不辞辛劳,帮我们从小静嘉堂文库复制了冯舒校明钞本;

稿两百余篇,^①其搜求之富、撰述之多,在郾学史上无出其右。他关于《水经注》诸古本及明清时人校本的研究、判断,可资参考之处颇多。不过,由于其本人并未在实际的版本校勘上投入太多精力,且常囿于全赵戴之校案,故其论述讹错之处亦时有之。此外,郑德坤《〈水经注〉板本考》^②,著录唐宋以后诸本甚详,然亦多得自清人藏书题跋^③,或清人校本所列书目^④。钟凤年《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⑤,所论虽皆其亲见,但仅略举相关版本十余种。陈桥驿《〈水经注〉的珍稀版本》^⑥一文,较详细地论述了八种版本,后又撰《〈水经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⑦,在前文基础上有所增益。^⑧又,郑德坤、吴天任所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⑨亦颇涉版本问题,相关史料可资参考,但其中亦有舛错^⑩,须加以分辨。近年,方丽娜《〈水经注〉研究》一书中,对唐宋以来《水经注》版本复有较详列举^⑪。

综上所述,有关《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前人已有较丰富的成果,然疏漏之处亦复不少。我们在对《渭水篇》进行具体校勘的过程中,对于《水经注》诸版本的优劣有了新的认识,深感对现今所存《水经注》主要版本有重作系统研究之必要。故本文择取了二十九种《水经注》的主要版本作为探究对象,分类逐一加以论述,重点揭示这些版本的校勘价值。

纵观本文所述《水经注》诸版本,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古本系统,一为今本系统。所谓古本,即刊刻、抄写时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与文本原貌为准则,即使底本有明显讹误,亦不作改动,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本文所述残宋本、《大典》本、朱藏明钞本、瞿藏明钞本、冯校明钞本^⑫、韩藏明钞本、陈藏明钞本即属古本系统。所谓今本,即已经对底本进行研究、校改的版本,本文所论明代的黄本、吴本、陈本、《注笺》本、谭本,清代

的何校本、项本、黄晟本、沈本、王峻校本、全校本(包括《五校》稿本和《七校》钞本)、《注

- ① 胡适有关《水经注》版本的研究论文,原载《胡适手稿》(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1969年)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影印,1994年),后皆收入《胡适全集》卷14至卷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本文中引胡适有关《水经注》的著述,大致不出此范围,故在具体引用时,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注出某文原载何处,而仅标出其在《胡适全集》中的卷数与页码,在此特作说明。
- ② 原刊《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收入《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74页。
- ③ 如著录“冯舒校本”曰:“《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称昭文张氏有此本,盖据柳金影写宋本校者,又以朱《笺》及谢兆申所见宋本补校。《爱日精庐藏书志》及《韶宋楼藏书志》并详其颠末。”
- ④ 如著录“陈仁锡校刊本”曰:“万历中校刊。赵一清及全祖望并见之。”(第215页)可见其并未见陈本,亦不知陈本尚存《奇赏斋古文汇编》之中(陈本详2.1.5)。又如在“冯梦楨校本”下曰:“万历间冯氏以经注混淆,间用朱墨分句子。此赵一清闻自古老,未之见也。”
- ⑤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 ⑥ 《郾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又收入《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128页。
- ⑦ 原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收入《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397—407页。
- ⑧ 又,陈桥驿在其所著《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主要参校书目及简称表”中,臚列版本三十五种,然其中注录的信息则颇存不确之处。如,著录“明严忍公刊本”一种、“明谭元春、钟惺评点本”一种,实际上两种当为一书,由谭元春、钟惺、朱之臣批点,武林严忍公刊刻(详2.1.4)。
- ⑨ 台北艺文图书馆,1984年。另,吴天任《郾学研究史》(台北艺文图书馆,1984年)中亦有关于《水经注》版本方面的论述,唯所论与《水经注研究史料》类同。
- ⑩ 如误将冯梦楨与冯舒(己苍)当作同一人。参见该书“冯梦楨校水经注”条,第44—45页。不过,这一疏误已在其后所出的《郾学研究史》(第211、212页)中得以修正。
- ⑪ “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十七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
- ⑫ “冯校明钞本”乃学界习称,实际包含两部分,即作为原书的明钞本和冯舒在此钞本基础上所作的校改。此处指的是前者。后文具体论述“冯校明钞本”时,则兼顾二者(详1.2.4)。

释》本、戴校本(包括殿本和微波榭本)、《疏证》本、《汇校》本、《合校》本、《释地》、《释文》,清末民初的《注疏》本、王国维校本等,皆属今本系统。

此外,关于本文尚需作如下说明:

(1) 由于许多版本全称较长,故本文在具体论述某一版本时,于首见时括注简称,而后则径用简称,以达行文便利之效。

(2) 本文在探讨各本特点时,所举校勘实例基本上源于我们对四十卷本《水经注》卷十七至卷十九《渭水篇》的校勘,故本文在涉及此三卷时,不在卷数后面再列出水名,以避繁冗。若需以别卷实例进行论证时,则卷数后仍出水名,如“卷二《河水》”、“卷七《济水》”等。

(3) 本文论述各本,除标题中写明其最重要的旧藏地和现藏何处外,还在标题下的仿宋体字部分论述其别本在海内外的主要馆藏情况。不过由于清以后同种刊本数量存世颇多,再逐一列出其收藏情况似无必要,故本文相关此部分的说明仅及明代及明以前诸本^①。另,《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地理类》著录现存《水经注》版本馆藏情况较详,本文相关信息来自该书者,不再单独出注;遇有该书未收入,或虽收入但信息不确者,则另注出处。

1. 古本系统

《水经注》成书后的五百多年间,靠写(抄)本得以流传。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学官刊本。^②而现存最早的刻本,则是人们习称的“残宋本”,大约刊于南宋初期,书虽残缺,然其于保存宋刻本原貌、据以判断后来各本之传承关系等方面,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明代的官钞《大典》本,文本字句与残宋本相差无几,盖即从残宋本抄出。官钞本之外,尚有几部民间钞本。^③

海盐朱希祖旧藏明钞本,除少数因抄手粗心而造成的讹误与使用一些异体字外,文字几同于《大典》本,亦当与残宋本同源。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明钞本、冯舒(己苍)所校明钞本的原文、韩应陛旧藏明钞本,此三者从文字上判断,亦是残宋本一脉之传,然抄手往往庸劣粗心,卷中字句讹误甚多,瞿藏明钞本尤不堪卒读。不过作为古本的钞本,其价值往往不限于字句方面,各本在抄写过程中有意无意保留下来的某些来自宋本的特征,为我们渐渐认识宋本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且为我们判断后来的刻本中何以会出现经注混淆、错简讹脱等情况提供了依据。不同于上述几部,陈揆稽瑞楼旧藏的明钞本,虽行款格式一同残宋本,然在文本内容上则大有出入,而此本抄写颇为严谨,大部分异于残宋本处亦决非手民之误;倒是明代的黄省曾刊本,因其文字方面与残宋本多有不同,此前或认为黄省曾臆改之处甚多,或以为其底

① 清以后《水经注》研究的稿本与钞本则不受此限,仍将说明具体的馆藏情况。

② 清袁又恺校宋本末有元祐二年刊本跋,曰:“右《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学官。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家,以旧编校之,才载其三分之一耳。于是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削其重复,正其讹谬。有不可考者,以疑传焉。用公布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比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分二十册。其篇秩小大,次序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记。涪州司户参军充成都府学教授彭戢校勘。朝奉大夫充成都府转运判官上护军赐绯鱼袋孙(公)。朝议大夫充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兼劝农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晏知止。”后钤“廷寿手模”白文印(参见赵万里过录王国维校《水经注》卷四十末所录题跋)。又,钱曾《遵王》(《读书敏求记》)(管庭芬、章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二所载与此略同。胡适《〈水经注〉古本现存卷数总表》(《胡适全集》卷17,第448页):“此后记甚重要,使我们知道后来刻本皆出于元祐二年的成都增刻本。”

③ 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练湖书院明钞本,缺佚较多,本文暂不纳入研究。

本为两种不佳的钞宋本拼凑而成(详 2.1.1),我们以黄本的《渭水篇》与陈藏明钞本对勘,发现黄本异于残宋本处,多同于陈藏明钞本,故可大体推断二者乃是同源。

古本中除刻本、钞本之外,还有一些仅在明以后校本中保留的宋本,如清孙潜(潜夫)校本^①所用的柳金(大中)钞宋本^②、赵琦美钞宋本,^③清袁廷椿(又恺)校本所用的顾之逵藏钞宋本^④,以及《注笺》本称谢兆申(耳伯)所见宋本等,因这些宋本今皆亡佚,故暂不纳入本文研究范围。

1.1 古本系统·宋本

1.1.1 《水经注》(残),宋刊本,江安傅氏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残宋本)

存七册。十二卷。^⑤卷五残(存七叶)、卷六、卷七、卷八、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⑥、卷十九、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⑦此书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或二十二字。经文顶格,注低一格。由书口及现存各卷首之文,可知原题“《水经》,桑钦撰,酈道元注”。从现存各卷诸水的编排上可推测原书为四十卷本。从刊本所避讳之字来看,当为南渡初刊本。^⑧卷十六正文前有袁克文跋,钤“克文之印”、“后百宋一廬”二印。卷十八正文后有张宗祥跋。部分书眉有胡适用铅笔所作批注。

此书由袁氏跋语知旧藏清内阁库中。清末流出,分藏吴县曹氏与宝应刘氏两处。曹氏所得后归袁克文,辗转归傅增湘;刘氏所得后亦归藏园,合为十二卷。^⑨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与湖北图书馆有录副本。^⑩

残宋本是现存《水经注》最早的刻本。此本虽残缺甚多,不足原书三分之一,但其价值

不容低估。简言之,有以下几点:其一,残宋本保留了宋刻《水经注》的行款,使我们可以知晓宋刻的基本面貌。^⑪其二,以现存各卷文字为参照,通过对勘,可以推知其后诸本与宋本的传承关系。^⑫其三,在校勘《水经注》方面

① 孙潜校本为江安傅氏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残本,暂不纳入本文研究之中。

② 冯校明钞本中亦保存有柳金宋本,详 1.2.4。

③ 全祖望曾于马氏小玲珑山馆见柳本、赵本、孙潜校本。参见《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二,《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96—1397页。

④ 袁又恺校宋本即校在孙潜校本上,王国维曾过录袁校于王校《注笺》本上;胡适亦曾见袁校,参见《〈水经注〉古本现存卷数总表》,《胡适全集》卷17,第447—448页。

⑤ 或曰存十一卷半,实亦指此有残缺的十二卷之数。参见王国维《宋刊〈水经注〉残本跋》,《王国维全集》卷14,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91页(王国维关于《水经注》的跋语,原出处详 2.3.7,本文其他地方引用王氏跋语时,仅注出其在《王国维全集》中的卷数与页码,特此说明);胡适《〈水经注〉宋刻本残存十一卷有零》,《胡适全集》卷17,第449页。

⑥ 原题残,实不残。此点胡适已指出。参见《〈水经注〉宋刻本残存十一卷有零》,《胡适全集》卷17,第449页。

⑦ 此宋刊《水经注》上之卷目,为傅增湘所书,“卷四十”下有“己卯九月藏园老人题”字样。

⑧ 傅增湘:《宋刊残本〈水经注〉书后》,《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5及237页;王国维:《宋刊〈水经注〉残本跋》,《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1页。

⑨ 《宋刊残本〈水经注〉书后》,《藏园群书题记》,第235页;《宋刊〈水经注〉残本跋》,《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1页。

⑩ 另,中华再造善本第一辑收录此书。

⑪ 胡适《〈水经注〉宋刻本残存十一卷有零》:“残宋本十一卷有零,在《水经注》版本史上所以有绝大价值者,只因为此本残存各卷可以使我们知道真正宋刻本是个什么样子。换句话说,这些残卷给了我们一个辨认《水经注》宋刻本的可靠标准。”(《胡适全集》卷17,第452页)

⑫ 此点将在后文各部分分别展开论述。又,胡适认为用残宋本作为辨认宋刻本的标准,可以判断哪些版本的底本是宋刻本。参见《〈水经注〉宋刻本残存十一卷有零》,《胡适全集》卷17,第452页。

的价值,此方面所涉问题较多,细述如下:^①

其一,残宋本佳处往往与《大典》本、朱藏明钞本合。如卷十九“东去新丰既近,何恶项伯夜与张良共见高祖乎”一句,宋本“近”、“恶”二字不讹,可据以知酈氏之论旨。^②

其二,残宋本偶有独胜之处。如卷十六《沮水注》“郑渠又东径拾车宫南绝冶谷水”,其中“绝冶谷水”《大典》本、朱藏明钞本皆讹作“纪治谷水”。

其三,残宋本常有与朱藏明钞本合,而与《大典》本不合之处,由此可判断《大典》本何处有抄写造成的讹误。如卷十九“(蓝田)川有汉临江王荣冢,景帝以罪征之,将行,祖于江陵北门,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祖”字朱藏明钞本同,惟《大典》本作“阻”。祖为出行祭祀路神之意,当以残宋本为是。又,《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载:“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壝垣为宫,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涕泣窃言曰:‘吾王不反矣!’”^③此载当为《水经注》之本,益证作“祖”是。

其四,残宋本又有与《大典》本同,而与朱藏明钞本不同之处,由此亦可判断朱藏明钞本在抄写时的讹误。如卷十九“(渐台)南有壁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五丈,饰以黄金,栖屋上。”“栖”字《大典》本,朱藏明钞本作“楼”。今按,作“楼”字难解,作“栖”字则通。

此外,利用残宋本还可纠正后来诸本中的部分脱简错简。如卷十八“刘曜之世是山崩长安人刘忠于崩”下,黄本、《注笺》本皆脱去“所得白玉方一尺”至“余谓崔骃及皇览繆”四百多字,而宋本此处不脱,且恰好为一叶^④。据此我们不仅可以补出黄本以下诸本所脱文字,还可以判断诸本脱去此段文字的

原因。《大典》本、朱藏明钞本虽亦存这四百多字,却不能使我们知晓宋刻原貌。

不过,从校勘的角度来看,残宋本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残宋本残缺甚多,且仅存部分文字亦多褫缺。

第二,残宋本的字句,偶有不通之处。如卷十九“子之咸阳,过鄠池,见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当有应者”句,“款列梓”《大典》本、朱藏明钞本同,黄本、《注笺》本作“款扣梓”。《注疏》:“守敬按……《御览》九百五十八引作‘扣’,‘款’即‘扣’也,不应二字复出。当是校者注‘扣’字于旁,遂混入正文也。”今按,盖残宋本所据之底本,原作“款梓”,校者注“扣”字于旁,后遂混入正文,传抄中“扣”又讹作“列”,遂成“款列梓”之貌。

第三,残宋本还有整句不通之处。如卷十九“郑容如睡,觉而见宫阙,若王者之居焉。谒者出,受书入。人又见顷开谨声”。“人又见顷开谨声”《大典》本、朱藏明钞本同,然殊不可解,黄本、《注笺》本作“人又见顷闻语声”。今按,观此则残宋本“见”或是“有”之讹,“开谨声”当是“闻语声”之讹,整句当作“人又有顷闻语声”。

第四,残宋本有多处错简。如卷十九霸水,“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至“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本应是完整的一段,在“(昆明)故渠又北分为二渠东径虎圈南而东入霸一水北合渭今无水”下。但残宋本此

① 在论述残宋本特征时,一般仅选取《大典》本、朱藏明钞本作为参考,特殊情况需要以陈藏明钞本、黄本等其他版本校勘说明时例外。

② 《宋刊〈水经注〉残本跋》,《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2—493页。

③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所载略同。

④ 陈藏明钞本此处亦存,行款同残宋本,亦为一整叶(详1.2.6)。

段一分为二,错在两处,自“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至“今斯原夹二水也”错在后文“灌水又北注于渭”下,自“霸水又北会两川”至“霸水又北入于渭水”错在前文“于嗟滕公居此室”下,《大典》本、朱藏明钞本同。这类错简尚有多处,兹不赘述。

第五,残宋本多有注文混入经文例。^①如卷十九“就水注之”、“渭水又东径槐里县故地南”、“而沈水注之”、“渭水又东与沈水枝津合”、“渭水又径长安城北”本应是注文,残宋本误作经文。

1.2 古本系统·明本

1.2.1 《水经注》十五卷,《永乐大典》本,旧分藏归安蒋氏传书堂与高阳李氏处,现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典》本)

此书收入《永乐大典》“赅”韵“水”字中,卷一一一—二七至卷一一一—四一,凡十五卷^②,八册。每册卷首题“水经”二字,卷一一一二七题下有“桑钦撰,酈道元注”,有酈道元原《序》。正文以大小字区别经注。每册末著“重录总校官侍郎高拱”及学士、分校官修撰、书写生员、圈点监生诸人姓名。卷一一一—四一末“右《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之下,附抄《玉海》论《水经》诸条。

今所见《大典》本为嘉靖重录本,^③原藏翰林院。^④民国初前四册藏归安蒋氏传书堂,^⑤后归涵芬楼;后四册为高阳李氏所得。1935年商务印书馆合并影印,为《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三。^⑥涵芬楼所藏今在国家图书馆,李氏所藏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大典》本是现存最完整的官钞本《水经注》,也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好、最近于残宋本的古本,故其价值极高。从文本内容判断,《大典》本当本于残宋本^⑦,它与残宋本在脱简错简、经注混淆^⑧、文字佳处误处等方面非常相似,故不仅可以之补残宋之阙,^⑨还可校

- ① 此类经注混淆的情况,同样存在于明清各种钞本、刻本中。明陈仁锡校《水经》,曾指出少量经注混淆的问题(详2.1.5);清何焯校本亦对经注作过尝试性区分(详2.2.1);乾隆年间王峻校《水经注》,在经注区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且已总结出数条经注区分的义例,惜其书流传不广,后来治酈者亦不曾采纳其说(详2.2.4);一直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水经注》时,经注混淆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详2.2.6甲,2.2.6乙,2.2.7,2.2.8,2.2.9)。
- ② 《大典》本分卷与通行本四十卷之分颇不同。胡适曾将《大典》本各卷所载诸水与普通本各卷所载相对照,列表以明之。参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与普通本分卷对照表》,《胡适全集》卷14,第15—20页。
- ③ 张元济:《景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 ④ 张穆:“《大典》奔翰林院,获见者少,穆于辛丑之秋幸得览秘书。”参见《全氏〈水经注〉辩诬》,《全氏七校水经注》董沛、薛福成刻本《附录》。
- ⑤ 王国维:《〈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4页。
- ⑥ 张元济:“《〈大典〉本》凡十五卷,分装八册。全书俱存,一无欠缺。前八卷今存于涵芬楼,后七卷为高阳李氏所得。余尝通假,并印入《续古逸丛书》。”参见《涵芬楼烬余书录》,商务印书馆,1951年,后收入《张元济全集》第8卷《古籍研究著作》,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0页。又,胡适、牟润孙亦述《大典》本流传经过,参见胡适《〈永乐大典〉的〈水经注〉合钞本影印本》,《胡适全集》卷17,第460页;牟润孙《〈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海遗丛稿初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234页。
- ⑦ 此点王国维已指出。又,陈桥驿认为《大典》本与残宋本异处甚多,非出同源。参见《〈水经注〉的珍稀版本》,《水经注论丛》,第124—125页。
- ⑧ 《渭水篇》的脱简、错简和经注混淆情况,《大典》本与残宋本同(详1.1.1)。
- ⑨ 王国维《〈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壬戌二月,余假(蒋氏传书堂所藏《大典》本)校聚珍本一过。甲子春,复移录于校宋本之书眉,始知《大典》本所据原本与傅氏所藏残宋本大同。盖傅本本明文渊阁物,永乐编《大典》时,或即从阁本移录也。今宋本仅存十一卷有奇,而《大典》此书尚存半部,足弥宋本之阙。”(《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4页)又,胡适《〈永乐大典〉的〈水经注〉合钞本影印本》:“我曾把残宋本校在《永乐大典》复印件之上,始知此两本虽最接近,而《大典》本的底本实在比残宋本更好,可以推断为别一种宋刻本,其校刻之精往往胜于残宋本。”(《胡适全集》卷17,第461页)

残宋不存而明钞有误之处。

其一,《大典》本字句佳处与残宋本相合之例:如卷一一一三四,叶十上第十五行“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其中“殿门”残宋本、朱藏明钞本同,黄本、《注笺》本作“殿下”。今按,《汉书》卷三五《东方朔传》作“殿门”,^①据前后文亦当作“殿门”为是。

其二,《大典》本字句误处与残宋本相合之例:如卷一一一三四,叶十二下第十四行“门外旧山好瓜”,其中“旧山”残宋本、朱藏明钞本同,语甚不通;黄本、《注笺》本作“旧出”,是。

以上数例,可证《大典》本与残宋本在字句方面非常接近,故残宋本残缺之处,首先当用《大典》本来补足。以《渭水篇》为例,残宋本卷十八“刘曜之世是山崩长安人刘忠于崩”下,有一整叶四百多字,黄本、吴本、《注笺》本^②、陈本、谭本、项本、沈本^③皆脱去,若不见残宋本,便无从得知诸本脱去的是何文字、为何脱去这些文字;有了残宋本,因文字残缺,仍不能将这四百多字补完。而《大典》本卷一一一三四叶七下至叶八上完整地保留了这四百多字,我们用这四百多字,按照残宋本的行款去核校,除其中一两个字《大典》本偶然抄脱外,^④余者均合若符契。^⑤

其三,《大典》本偶胜残宋本之例:如卷一一一三四,叶十三上第十二行,“又有通门亥门也”,其中“有”字朱藏明钞本同,残宋本作“右”。今按,作“有”是。

其四,《大典》本字句胜于朱藏明钞本之例:如卷一一一三四,叶十九上第四行“陵之西北有杜县故城”,“有”字残宋本同,朱藏明钞本讹作“原”。同卷,叶十四下第十二至十三行,“夜渡作城立于是水之次也”,“夜渡”朱藏明钞本讹作“夜度”。^⑥

不过,《大典》本由于经过了两次抄写,故

不免偶有抄脱^⑦及字句讹误,如卷一一一三四,叶十下第三至第四行,“故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称乌有先生立是公”。“立是公”残宋本、朱藏明钞本、黄本、《注笺》本皆作“亡是公”。今按,《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作“亡是公”。《大典》本“立”为“亡”之讹。同卷,叶十九上第十一至十二行,“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錡南山犹有隙便无可欲无不郭又何成焉”,此句甚不通。今按,“錡”诸本作“錡”;“便无可欲”,残宋本、朱藏明钞本、黄本、《注笺》本作“使无可欲”;“无不郭”,残宋本、朱藏明钞本、黄本、《注笺》本作“虽无石郭”;“又何成焉”,残宋本阙,朱藏明钞本同,黄本、《注笺》本作“又何戚焉”。此一句话中,《大典》本抄错、抄脱的便有四处之多。

此类讹脱在《大典》本中颇不少见。故在校勘中《大典》本须与残宋本、朱藏明钞本等互校,方可还原一个较为完善的古本《水经注》。

1.2.2 《水经注》四十卷,明钞本,海盐朱希祖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朱藏明钞本)

二十册。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经文顶格,注文低一格,无栏。每卷目下题“桑钦撰,酈道元注”。书前无酈氏原序。

① 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7页。

② 《注笺》本引《十六国春秋》得“长安人刘终于崩后得白玉”事。

③ 沈本附录《十六国春秋》相关文字。

④ 如“赤牛燹鞠其尽乎”,《大典》本抄脱“赤牛”二字。

⑤ 殿本此处称“案所得白玉至此句谬字止共四百二十七字,近刻脱落,据原本补”。“原本”应即《大典》本,然所补文字与今所见《大典》本文字不尽合。

⑥ 又,黄本讹作“夜波”;《注笺》本作“夜汲”,笺曰:“《魏志》作‘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

⑦ 胡适《永乐大典》的《水经注》合钞本影印本曾举十例以明《大典》本抄写的脱误(《胡适全集》卷17,第463—464页)。

书中有朱希祖及胡适所作夹叶笺注。^①
书后又有王国维、章太炎跋。^②

此明钞本从行款内容来看,当抄自宋刊本,^③年代较近于《大典》本。在现存的几部明钞本中,此本也因其内容完整、错误相对较少而颇具版本价值。^④以下从几个方面论述此本在校勘方面的价值:^⑤

其一,文字方面,朱藏明钞本佳处可与残宋本、《大典》本相印证。如卷十八黄本等脱去的四百多字,残宋本、《大典》本存,朱藏明钞本亦存;又如卷十七“山下石穴广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悬波侧注漈湑震荡发源成川北流注于汧”,其中“发源成川”,残宋本、《大典》本同,而黄本、《注笺》本讹作“发源穴川”;同卷“昔郭歆耻王莽之征而遯迹于斯”,其中“征”字残宋本、《大典》本、《注笺》本同,黄本作“微”。

其二,在残宋本阙,且黄本等其他诸本有误时,朱藏明钞本往往可与《大典》本相互印证,如卷十七“有羽阳宫秦武王起”,“羽阳宫”《大典》本同,黄本、《注笺》本作“羽隐宫”。今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右扶风陈仓县:“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有羽阳宫,秦武王起也。”^⑥故作“羽阳宫”是。又如卷十八“魏明帝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筑”字《大典》本同,黄本作“荣”,《注笺》本作“营”,今按,作“筑”是。

其三,朱藏明钞本也有独胜《大典》本处,如卷十八“秦人哀之为赋黄鸟焉”,“赋”字残宋本、黄本、《注笺》本阙,《大典》本作“贼”,因此朱藏明钞本所存之“赋”字对于此处校勘便极为重要。又,卷十九“(怀德)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沙苑”残宋本同,《大典》本讹作“沙死”。

不过朱藏明钞本也有不少缺点。首先,在脱简错简、经注混淆方面多同于残宋本、《大典》本。^⑦其次,朱藏明钞本字句错误较

多,有抄错字者,如卷十七“渭水出陇西首阳县谓谷亭南鸟鼠山”,“谓谷亭”乃“渭谷亭”之讹;“山在凤鼠山西北”,“凤鼠山”为“鸟鼠山”之讹;“又东出黑水历冀州”,“冀州”为“冀川”之讹;“渭水又径城南得俗水”,“俗水”为“粟水”之讹;“南安姚瞻以为异帝生于天水”,“异帝”为“黄帝”之讹;卷十九“常昭曰高岸夹水为厠”之“常昭”乃“韦昭”之讹;又有漏钞致误者,如卷十七“既言其过明非一也”,残宋本、大典本、黄本、《注笺》本作“既言其过明非一水也”,朱藏明钞本漏一“水”字,文义不通。又有抄衍致误者,如卷十七“又东北昌丘水出西出南丘下”,“西”下衍一“出”字。又有抄乙而致误者,如卷十七“盖以其津流径通而摄更其通称”,“而摄更”当如残宋本、《大典》本、黄本、《注笺》本作“而更摄”。

此外,朱藏明钞本常用俗字,如卷十七“神仙传曰老子西出閼”之“閼”;“干^⑧宝搜神记”之“宝”;卷十八“时群官毕贺”之“群”;^⑨

① 朱希祖笺注甚多。胡适笺注如卷十六第六页第一行:“后张方入洛,破千金竭,公私顿之。”笺曰:“‘公私顿之’,《大典》亦作‘顿’。黄省曾以下皆作‘赖’。”此条校勘后收入《记朱逊先家钞本〈水经注〉》,《胡适全集》卷15,第300—301页。

② 朱希祖之子朱倓又请胡适作跋,后者为之撰写专文。参见朱元曙、朱乐川撰《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198页。

③ 《明钞本水经注跋》,《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4—495页。

④ 王国维其时所见《大典》本不全,因此认为“此本(今按指朱藏明钞本)独首尾完具,今日鄙书旧本,不得不推此为第一矣”。参见《明钞本水经注跋》,《王国维全集》卷14,第494页。其实《大典》本全本的价值要高于此明钞本。

⑤ 胡适《记朱逊先家钞本〈水经注〉》亦肯定朱藏明钞本在校勘中的价值(《胡适全集》卷15,第300页)。

⑥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547页。

⑦ 详1.1.1。

⑧ 按“干”朱藏明钞本讹作“宇”。

⑨ 《大典》本作“羣”。